



仲呈祥: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科学理论引路指向,以正确舆论凝心聚力,以先进文化塑造灵魂,以优秀作品鼓舞斗志”,“全民族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对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发生的巨大变化,文艺评论家仲呈祥认为,正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波澜壮阔的变革实践出发,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对文艺政策进行必要调整”,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到上世纪90年代伴随思想解放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面向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文化自信”,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更科学、更准确的文艺政策导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持续健康繁荣发展获得了根本的保障。

仲呈祥以电视剧为例谈到,虽然中国电视剧已经迈入了花甲,但是中国电视剧真正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电视剧的复苏,是伴随着整个中国现实主义文艺复苏的时代步履而产生的。那个时候,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正在完成新时期第一次重要的政策性调整,这次调整有鉴于过去极“左”思潮的恶果、尤其是十年浩劫的沉痛教训,聚焦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怎么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石破天惊地讲了一句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为了顺应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的需要,以“二为”方向取代了“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因此,电视剧界涌现出了一批作品,如《凡人小事》《乔厂长上任记》等。而上世纪80年代初反映改革题材最重要的作品产生于湖南,是王宏导演的电视剧《走向远方》。“这部剧一炮打响,引起了当时我的老师钟惦耒的高度重视,他叫我写了一篇名为《走向远方的启示》的文章,阐述了文学艺术尽管不能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但归根到底是离不开政治的。不论是简单地从属政治或远离政治、躲避政治,甚至是嘲讽政治,都是不对的。因此,《走向远方》的意义就在于它提出了文艺创作在哲学思维上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应该把审美对象当作



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的、和谐的、辩证的把握,这才是艺术的正途。”

仲呈祥说,到了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部标志性的电视剧作品。一部是引发万人空巷的《渴望》,表明了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呼唤真情,呼唤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爱,也标志着中国电视剧在服务人民、争取观众的问题上,不断改革自己的制作方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另一部是根据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围城》,它又从另一个思路告诉我们,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离不开文学的基础,要自觉地呼唤文学的营养。再往后,从80年代的《四世同堂》《西游记》《红楼梦》,到90年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再到2000年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直到近年来轰动全国受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的《平凡的世界》,尊重经典,尊重文学,自觉从文学中汲取营养,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同志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的第一条希望便是“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对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

艺术

文化和红色文化的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仲呈祥谈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善于汲取历史营养的民族,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亦呈现出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化的进程。

就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而言,仲呈祥说,上世纪80年代由陈家林导演的《努尔哈赤》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这部电视剧将努尔哈赤这位马背上的开国皇帝,与妻子、儿子们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事业与爱情的故事,活生生地展示在荧屏上,契合了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中华民族要求崛起的社会精神兴奋点,因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之后,《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国》等一系列优秀历史题材作品相继出现。这些作品坚持唯物史观,在改编经典的过程中,尊重原著、忠实原著。那时经过大家讨论,逐渐明白了忠实原著主要是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指向,也就是价值取向;忠实于原著的基本精神,是要忠实于电视剧艺术的审美规律与原著小说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契合,以及改编者个人的审美风格、审美气质与原著的契合点。只有这样的尊重,才能成功地实现从小说原著的文学思维到电视剧视听思维的转换。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中国化极为重要。因为创作中确实还出现了一种完全把历史虚无,戏说历史、颠覆经典的错误倾向。当然,也有把历史背景虚化,但又写出了富有历史意蕴并带来一定历史启示、符合我们价值取向的作品,比如《琅琊榜》《天盛长歌》等。这也引申出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究竟应该如何辩证统一的问题。

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仲呈祥认为,取得的成果可谓是“丰硕”的。从《长征》《延安颂》,再到《寻路》《换了人间》《海棠依旧》,这些优秀作品中,以王朝柱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编剧的辛勤耕耘令人钦佩。如今,王朝柱已经年近八旬,写掉了一口的白牙,写花了一头的黑发,他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可以说把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复兴历史通过电视剧形式搬上了荧屏,创造了电视剧编创的奇迹,这是很了不起的,也为我们积累了非常宝贵的创作经验。从今天抒写改革开放的《鸡毛飞上天》追本溯源到最初的《走向远方》,这些优秀的剧目都证明了中国电视剧创作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从中国现实改革的丰富性、生动性、真实性出发,走出一条坚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剧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本报记者徐健采写)

任鸣:“拉开大幕才是真的”

“舞台就是戏剧人的艺术生命,戏剧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把出作品、出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和责任,用优秀的文艺作品,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表现我们这个时代,证明我们这个时代,努力创作出能够表现北京气质、北京风格、北京韵味的精品力作。”在日前举行的北京戏剧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出作品”成为新一届理事会主席任鸣发言中提及最多的词汇。在他看来,戏剧艺术家的价值和存在应该体现在好的作品身上。“好作品是奋斗出来的,作品决定存在,出好作品才是硬道理,拉开大幕才是真的。”任鸣是这么说的,36年的艺术历程,他也是这么做的。从1982年进入中戏导演系学习、1987年进入北京人艺工作,到34岁成为北京人艺最年轻的副院长,再到如今的北京人艺院长,36年、90余部戏剧作品,可以说,任鸣的艺术经历、戏剧创作与改革开放同步。对于他来说,剧场是他心中最神圣的一块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前行,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任鸣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每个人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感触颇深。“我赶上了好的时代和机遇。正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我们这一代人走进大学,改变了人生的命运。”任鸣说,“那时正好赶上思想大解放,校园里各种戏剧观念、戏剧流派竞相出现,我可以学习和了解非常多的信息和知识,这些对我后来戏剧观、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任鸣表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以戏剧为例,过去是国有院团一家独大,现在出现了国有院团、民营院团、新文艺团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戏剧的类型风格、舞台形式、表现手段等也日渐丰富,这些都共同推动了戏剧艺术的繁荣。“我对戏剧的未来是十分谨慎的,也期待在新时代能够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人艺推出了《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等一系列优秀的话剧作品,深受观众的喜爱;同时,《茶馆》《雷雨》等经典剧目的复排演出,也从艺术和精神层面传承着北京人艺的风格和传统。而在这些成就背后,离不开于是之、林连昆等前辈艺术家的心血与付出。“在北京人艺老一代艺术家身上,我看到的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看到的是戏比天大的艺术信仰,感受到的是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和精益求精的创造热情。”任鸣说,“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认真的吸收和发展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人格、创作态度、艺术精神,坚决地继承,努力地发展,勇敢地创新,把戏剧的理想和信仰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戏剧就是回家乡。”这是任鸣最喜欢的一句话。40年里,戏剧、舞台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任鸣的生活和精神,几乎构成了他的全部。“当你在戏剧里面生活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特别幸福,而且通过戏剧可以记录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和人的变化,可以感受到时代、社会和人实实在在的进步。”任鸣说,“今天的戏剧工作者不单单要尊重经典、敬畏经典,更要向经典进军,创造出新的经典。能够创造出新时代的经典是我们永远的目标和梦想。”

谈及担任北京剧协主席这一新的“岗位”,任鸣坦诚“压力倍增”,更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40年改革开放为北京戏剧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和宝贵的创作经验,未来戏剧的发展责任任重道远。”任鸣说,“追求艺术个性,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追求高质量的创作,勇攀艺术高峰,创作出真正的杰出作品,永远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and 理想。面向未来,我们永远与戏剧、与舞台、与观众同在。”(本报记者徐健采写)



《锦绣中华摄影展》在京开幕

为展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广大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师以影像的方式记录并传播中华自然风光、民俗风情、非遗保护、传统艺术、历史古迹等东方风采,由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主办的《锦绣中华摄影展》12月17日在京拉开首展序幕。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多样、民族众多,孕育了雄壮秀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民风。据介绍,此次展览从一万多幅征集的作品及特约的名家作品中精选出90

幅展出,并将首展地点选在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皇家园林之一的北海公园,旨在将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艺术文化生活、提升群众的艺术审美水平、坚定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的办展宗旨落到实处。展出作品在记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的同时,也展示了今日中国的时代之美、生活之美与社会之美。

据悉,此次展览展期共计60天,分别于12月15日至1月6日在北海公园、12月10日至1月20日在玉渊潭公园展出。(路斐斐)

中国儿艺上演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排演的英国经典儿童剧《跷跷板树》12月20日在京首演。《跷跷板树》是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的原创剧目。1986年首演,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讲述社会问题的儿童剧。剧作以一种有趣但发人深省的方式来看待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并通过讲述动物们的恐惧、坚韧和不得不从树上撤离,唤醒大家保护环境意识。

此次中英艺术家合作创排《跷跷板树》是继《饼干小子》之后,中国儿艺与大卫·伍德进行的第二次合作。为了创排一部原汁原味的英式剧目,中国儿艺特邀英国儿童戏剧家亚当·斯坦福德担任英方导演,与剧院优秀青年导演毛尔南共同执导该剧。亚当表示,橡树是英国的国树,在英国橡树一般能长得非常巨大,同时树上会栖息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这些动物性格迥异、地位不同,就像人类社会不同身份的人。于是英国人会称呼这种橡树和上面共生的动物为“橡树社区”。剧中,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这颗树上,他们并不是完全的意见统一,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要消除分歧,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毛尔南表示:“大卫·伍德通过这部作品让英国的主流媒体和戏剧节打破了传统意识上儿童剧是‘小儿科’的观点;而在与亚当导演的合作中,他大胆突破的工作方式也将该剧更加准确、合理、完美地呈现给了中国孩子。”

中国儿艺院长尹晓东表示,如何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跷跷板树》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答案。此次,儿艺选择和英国的艺术家合作,既能够看到英国儿童戏剧的舞台呈现方式,更可以看到中国演员表演方式的变化。(余非)

新作点评

小说《三国演义》中,孙尚香巾帼不让须眉、对爱情忠贞不二;传统京剧《龙凤呈祥》中,孙尚香烟袅端庄、刚毅果敢;当代游戏卡通中的孙尚香则是娇蛮的女杀手,人气很高,颇受当代青少年的青睐。而今,由湖北省实验京剧团(宜昌市京剧团)原创出品的新编历史京剧《孙尚香》(总导演石玉昆、编剧范莎侠)又为当代京剧人物的画廊增添了一位崭新的孙尚香的艺术形象。京剧《孙尚香》以史鉴今,以史写心,开掘出了历史题材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眼光,不同的时代背景影响着剧作家对历史上同一题材的解读。京剧《孙尚香》对于以往的三国戏聚焦男人在政治上斗智斗勇的题材有了新的视角。比如家为国、战争与和平以及人性美等主题,在剧中都有深刻而细腻的诠释,体现出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相互关照下新的思想内涵和新的艺术呈现,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戏”的新的思想表达方式和艺术风范。

首先,该剧将孙尚香还原为文学艺术作品中大写的“人”,以人为精神内核和审美观照塑造了重情重义、深明大义的孙尚香的艺术形象。该剧把原本三国戏中笔墨不多的女性形象,通过合理整合和大胆想象,对孙尚香的性格和人格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挖掘,展现出她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内涵:一方面不仅凸显了传统京剧《龙凤呈祥》《别宫祭江》中孙尚香贤德、忠贞的美好人性,又赋予了她体恤民生、渴望和平的反战思想;另一方面从古代妇女嫁鸡随鸡为夫殉情的忠贞转化为舍身取义化干戈为玉帛的牺牲精神。孙尚香虽然是被动地卷入到政治漩涡中,任其兄长当作棋子一样摆布,但她却积极主动地调解两家的矛盾。身为东吴郡主蜀王妇,一边是父老乡亲,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亲情与爱情她都无法割舍,然而,当她面对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时,则冒着生命危险闯宫谏夫放弃攻打东吴,主张联合东吴共同征讨篡位的曹魏。苦谏未果后,她毅然离开了丈夫返回东吴。她有独立的思想,不一味盲从丈夫。因而她最后投江自杀绝不是仅仅是殉情而是正义之举,是对无休止的

对传统戏曲审美的再创造

——评新编京剧《孙尚香》 □罗松



孙觉非 摄

战争的一种抗争。

京剧《孙尚香》深刻地揭示出孙尚香命运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孙尚香纵然贵为郡主,而且还是男儿不及的女中豪杰,但她身处封建的男权世界中,自己的命运无法自己主宰,父亲不在世了,就得由兄长做主。以她显贵的身份和性格的刚勇更加反衬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地位的低下,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属品。二是封建社会政治婚姻的祭品。一方面孙权为夺回荆州以她作为政治筹码;另一方面刘备借她东吴郡主的身分与孙吴联盟对抗曹操,双方都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这样一来,孙尚香的幸福安危就完全依赖于孙刘两家的联盟是否稳固。孙刘反目,孙尚香之命运自然也就走向了悲剧。由此,揭示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对人性人性的摧残与戕害。她的一生也是个人与历史洪流抗争的写照。

该剧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展现人生的命运和人的精神的价值,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来看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艰难抉择,从而彰显人性的美好和人格的崇高。

其次,努力尝试对古典戏曲和传统京剧审美的再创造。该剧在体现戏曲美学的空灵写意和京剧的程式化的基础上,舞美灯光适当地结合现代审美意识来体现舞台艺术的当代性。以滚滚长江东逝水为序曲,营造了悠远的历史意蕴感和高远深邃的意境。全剧以渔翁和樵夫的对话作为串场,既交代剧情又构成一种舞台样式感。特别是灯光以强烈的色彩、明暗的对比,光影的变化等来烘托场景环境和人物的情绪,既有如新婚洞房时以绚丽的玫瑰色灯光渲染新婚的美好和孙尚香俏皮的性格。又有如孙尚香决意奔赴魏王谏夫罢兵时,深邃的蓝色灯光烘托出“腥风掀起长江浪”“愿辱生且且抛撇”的悲愤情绪。该剧的音乐丰富和完善了京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音乐配置增加了管弦乐,并适当地运用现代作曲技法,但并未因此而淹没京剧乐器的个性特点,而是让管弦乐和京剧乐器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施展各自的优劣势,达到水乳交融,使京剧的单性旋律变得立体,增强了音乐唱腔整体的层次感以及音域的宽广和音色的厚度,更加衬托出饰演孙尚香的李元元音色的亮丽圆润和声腔的细腻精到,使整体音乐形象更加优美、更加饱满。

今后如能在舞台整体节奏上做适当调整,避免拖沓,跟上时代审美的节奏;并使渔樵对话贯穿整个情节,舞台风格统一协调,结合大布局、小处理的方式,可使该剧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